

中州佛教音乐研究

(论文选集)

尼树仁 著



A1001276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广州

新学
船
PDG

粤新登字 09 号

中州佛教音乐研究

尼树仁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印张 6 字数 140(千)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ISBN 7-5361-1454-0/J·107

定价:12.80 元



作者介绍

尼树仁,音乐学家,原籍河南上蔡,年逾花甲,1955年毕业于开封艺术学校,后进修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音乐学系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南音学会理事。曾任开封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一贯从事群众文化及民族音乐、佛教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数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发表音乐学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二夹弦唱腔音乐初探》学术专著,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新的世界音乐史》(M. L. M)中国卷编写工作,及《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中国文化词典》的撰稿工作。今已退休,安居于山东崂山躬耕垂钓。

序

70年代末,尼树仁同志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因为是同乡,他又和我的女儿同学,因而时相过从,从此,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之交了。我们时常谈起宋代的音乐历史,过去研究的很少,而开封是北宋的都城,河南地区应该保存着不少有关宋代的音乐遗存。我们又时常谈起:像《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一些宋代音乐生活的记载。我回想我童年时期,在开封大相国寺西侧的游乐场中所见所闻,不正是宋代勾栏瓦舍的残余吗!当时尼树仁同志在开封群众艺术馆工作,而群众艺术馆就设在大相国寺之内,因而,我建议他通过对大相国寺音乐活动的了解,可能从而得到一些有关宋代音乐生活的资料。没有想到他回到河南以后,就认真地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而进行这项工作的当时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虽得到省文化厅的支持,但在考察和研究时却未能得到有关单位应有的具体帮助,加上考察经费的困难,可以说,他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一工作的。后来,我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编写《中国乐器》一书,请他对中原地区的民族乐器进行考察。为了对大相国寺音乐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弄清楚大相国寺音乐中所使用的“筹”这一乐器的情况,他骑一辆摩托车跑了不少县份,追综访问过去大相国寺的一些老乐僧,巡视历代碑、塔、经幢伎乐浮雕,先后跑了两三千公里。写成了关于大相国寺音乐,特别是过去不见经传的乐器——

“筹”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繁塔寺宋代初年伎乐砖雕的考察等论文。这些论文对于了解中原佛教音乐和宋代燕乐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古代音乐的遗存,还有一些重要的线索,如南阳地区的“大调曲子”,肯定和宋元时代的声乐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它如除大相国寺以外还有可能残存在民间的古乐谱,这不仅对宋俗字谱的研究,甚至对宋以前的古乐谱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尼树仁把过去几年的文章,部分的结集出版了,希望他能在此基础上对河南古代音乐再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写一下上述事实,说明尼树仁同志工作的艰辛和成就,聊以为序。

赵济

1994年1月25日于北京

自序

中州——河南省的代称，地处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摇篮，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先后有近 20 个朝代建都，是华夏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无论地下、地上都残存着无数古文化的遗迹，是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的重要依据之一。音乐文化也不例外。如 1988 年在舞阳贾湖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墓葬的七孔骨笛，依碳 14 测定：距今已有 7920 ± 150 年之久、至今仍能吹奏出现代七声音阶，演奏民间歌曲，其年代之久远、加工之精细与完美，堪称全球之冠；平顶山民间的轧筝，乃唐代之遗制。中州的佛教音乐也是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它包藏着佛教音乐、古代宫廷音乐、民间器乐曲、民间歌曲、戏曲音乐、道教音乐、儒家音乐等等。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集大成和缩影。对于它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竟然长期没有人敢踏入这块宝藏的禁地。在七十年代末，有幸得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同志的启示，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萝卜头”，无官一身轻，才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

当时是白手起家，从田野采访入手，多方搜集、积累资料，然后进行梳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值得欣慰的是得到了省文化厅的支持，更应感谢文化厅文化处李同仁处长的多方关照，上下

疏通,对该研究工作给予具体地部署和安排,为我创造了尽可能周全的环境和较良好的条件,确保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文化局、艺术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特别是我受聘的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王云海教授及同仁,从学术到资料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本来只准备就《大相国寺音乐研究》着手,不料在采访过程中,其资料像滚雪球一样,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而且包括多方面的边缘学科,除音乐学之外,还有美术、戏曲、文学、宗教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甚至包括天文学及医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不负众望、对得起人民对我的培养,既然迈开了第一步,那怕是赶鸭子上架,也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在多方协助下,才使得能够较顺利地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而丰富的珍贵资料,在国内外发表的30余篇专业学术论文里,它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大相国寺音乐的范畴。今应同好学者及故友之嘱,先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中州佛教音乐论文选出八篇汇集成册,作为报答中州父老对我的教养、关怀和支持。为了照顾全书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已将有些已发表的论文中部分章节按需要局部地作了增删,才成为今天的面貌。

在与读者见面之前,首先应感谢赵澍院长、陈应时及何昌林教授;开封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宗教局诸位领导及净严法师、徐干祥先生、李功健教授;台湾薛宗明博士、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饶宗颐所长、法国巴黎大学皮卡尔教授,及协助我采访的各地、市、县文化局、文化馆的领导和朋友们,被采访的各寺院高僧大德、乐僧、乐师等诸位先生;特别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台湾紫竹禅院法振法师及香港宏助法师热情而主动的赞助,使

我能够继续研究工作,并顺利地完一些论文和本册小书。特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资料匮乏,诸多谬误在所难免,诚望海内外方家与读者斧正,以臻于完善。

作 者

1994年2月于杭州法智书屋

目 录

序	赵 颢 (1)
自序	(3)
中州佛教音乐概论	(1)
试论中州佛教音乐与古代音乐	(29)
中州佛教特有乐器“筹”的溯源	
——兼论元稹辞句“变筹义”新解	(57)
大相国寺音乐文献初探	(86)
开封繁塔伎乐砖雕研究	
——兼论与王建墓伎乐及大相国寺音乐的比较	(99)
大相国寺音乐的构成	(130)
筹的辨析与辩证	(139)
道教音乐与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	(145)
后记	(173)

中州佛教音乐概论

中州是中国封建集权时期所划分的行政区域九州之一，原名豫州。地处黄河中下游一带，位于九州的中心，故又名中州。即今拥有河南省的大部份地区，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河南省的代称。

伟大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先秦的典籍上曾记载着神农、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建都在这块土地上，教人们以造房、造舟车、农事、医药、渔、牧等生活、科学的故事，发展了人类的物资和精神文明。黄河哺育了中州儿女，中州儿女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在中州大地上，洛阳成为举世闻名的九朝古都，开封也是人们响往的七代皇城，安阳是盘庚的殷都。中国七大古都，中州至居其三。这些古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佛教传播的往来活动中，也携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并在中州沃土上流传并保存下来。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经由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西域各国的科学与文化艺术也随之传来，历代高僧在从事宗教活动中为创造祖国的文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佛教音乐就是古代文化宝藏中一颗灿烂的明珠。由于历史的悠久，资料的浩瀚，笔者虽有志于探求这一丰富的古代文化，但不免因个人能力及条件而制肘。所以，当前的认识还相当肤浅，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的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仅作为一块“小小的敲门

砖”抛掷出去,希望它能引起较大的反响,请文化界的领导及各位专家、学者支持和赞助这项研究,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挖掘这一宝藏,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

一、引言

本文研究的课题虽为中州的佛教音乐,实际涉及到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古典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美术、戏曲、历史、地理、文学、语言、宗教、民俗等等边缘学科。

佛教发源于古天竺国(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一带),自东汉明帝夜梦真人,遣使赴西域求法传入中国以来,印度佛学与中国原有的神学思想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独特的佛教理论,即中国佛教。它既不同于印度的佛学思想,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神学体系。而音乐也象佛学思想一样随之变化。以“梵呗”为例,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音乐,也是印度佛教最早、最普遍的宣传佛教的声乐。它以经文为基础,旋律依附于经文,可是翻译到中国以后,由于汉语发声的口形、音节的长短、音韵的高低,加之文化素养、审美观点及欣赏习惯等方法的不同,其旋律也必然随之而改变。如《高僧传》中记载梁代僧人慧皎(公元497—554年)说:“自大教东流、乃译文则重,而传声概寡”,“梵音重复,汉语单奇,用梵音咏汉语,则声梵而偈促,用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而词长。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说明中国的梵呗,基本上不是天竺国的佛教音乐,而是以中国各种传统音乐取而代之。所以说研究中国佛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

二、中州佛教音乐概述

说起佛教音乐,有不少人把所有吃斋、念经、吹笙管的音乐都归结于同一类,这种理解尚不够全面。它其中有佛教音乐,也有其它宗教音乐,如道教、儒家、民间巫师及各种形形色色与神秘和迷信有关的音乐。当然谁也不会把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音乐混淆。这里说的宗教主要指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宗教而言。如果把它们严格地区分开来,也是很困难的。就音乐而言,从它的演奏、演唱者的身份和内容来看,就可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对中州地区的宗教有必要作以粗略的介绍,才有助于进一步的分析。河南现存的传统宗教有儒、释、道三教。就音乐来讲,还应包括善人,他们之间即有共性,也有个性,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道教音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东汉顺帝(公元125—144年)时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他的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相传河南省鹿邑县为李耳的故乡,东汉年间建有太清宫以作供奉,至今仍为道教活动繁盛之所。其音乐与佛教音乐接近,风格相似,各存异同。使用的乐器有管、笙、笛、箫、铙、钹等。

儒教音乐:俗谓儒教,但它没有组织机构、教派、教义、教制、教职,仅有思想和主张,实则只能称“儒家”,创始人为春秋时期的孔丘。他的学说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四维八德”和“三纲五常”等。他的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被历代王朝所推崇,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全国各地都修建有孔庙,又称文庙。其礼仪、音乐、舞蹈比较系统完整,而且

可以写入“志”书。河南现存的大部份《县志》、《州县》都记载有乐谱和舞谱，见《许昌县志》卷四所载儒家乐谱。

祥	人	微	言	麟	凡	微	上	音	韻	言	答	凡	金	一	凡	凡
日	乙	月	上	商	既	十	羽	揭	乾	乙	坤	上	清	乙	夷	六
初	獻	樂	算	早	之	章										
子	十	懷	乙	明	上	商	德	人	王	凡	振	乙	金	六	聲	凡
生	上	商	民	乙	未	凡	微	有	辰	乙	言	也	上	大	凡	成
祖	人	豆	乙	微	千	六	羽	古	春	上	商	秋	上	上	凡	丁
清	酒	乙	言	既	乙	言	載	六	其	乙	言	香	上	始	乙	升
亞	獻	樂	安	早	之	章										
武	六	禮	乙	言	莫	上	商	怒	升	凡	堂	人	再	乙	言	獻
微	經	樂	咸	早	之	章										
自	人	古	凡	在	五	羽	昔	六	先	上	微	民	五	有	凡	作
度	上	升	凡	茶	乙	言	菜	凡	弘	上	微	論	五	思	上	商
作	上	大	凡	騰	凡	官	民	五	惟	凡	言	聖	上	微	時	凡
真	五	倫	上	凡	微	上	敬	凡	至	上	微	今	五	木	凡	鐸
微	領	樂	咸	早	之	章										
先	凡	師	人	有	六	羽	言	五	祭	凡	則	上	微	受	凡	福
四	上	微	母	凡	黃	五	羽	宮	壽	凡	言	敢	上	不	凡	肅
程	上	成	上	告	凡	微	五	上	母	凡	言	疏	六	母	凡	貴
中	凡	所	上	微	自	凡	言	生	中	凡	大	厚	六	有	凡	菽

它的乐器以七弦琴(古琴)为主,常作七弦琴独奏,琴、箫合奏,琴、箫、三弦、埙合奏。演奏前必先焚香、净心,自称高雅,不入民俗,是上层文人志士必备的技艺,他与佛道二教的音乐格格不入。但也有一些佛教音乐被儒家所摄取,如《普庵咒》原为佛教声乐的梵呗,而在儒家音乐中确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曲目。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来至民国,其音乐也相继失传,从1949年以来,在大肆批孔的浪潮下逐渐绝迹。虽然近来正在挖掘传统音乐,及出于繁荣旅游事业的需要,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故居大肆演排,然而对于中州的儒家音乐也没能翻起微微的浪花。

劝善音乐：由“善人”演唱。他既尊佛，也奉道，同时崇信巫

慢速 上 香 临汝县善人唱 刘成甲记录

- (呀) 上 (哎) 香 奉 (那) 清 (那) 着 那嘴)

黄 葛 老 (来) 祖 (呀) 哎 哎 (呀)

佛教音乐:在中州宗教音乐中以佛教音乐最普遍、最完善。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的历史,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虽经三武一宗排佛之灾,很快又恢复了它的崇高地位。其极盛时代要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当时官府极力提倡。如唐代在国家机构中建立了翻译局,专事译解佛经;在宫廷及上层音乐中吸取了天竺乐、林邑(扶南)乐、骠国乐、龟兹乐、安

国乐、康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又如唐玄宗：即知音律、又酷爱法曲，他在佛曲《婆罗门曲》的基础上创作了不朽的名著《霓裳羽衣曲》。远在东汉时已通过丝绸之路从佛教国家传来了箜篌、琵琶、笙簧、都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等乐器、及许多著名乐曲，如《摩诃兜勒》；还有鼓吹、铙歌等。苏祇婆琵琶七调音乐理论的传入，对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促使我国唐宋以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完善的燕乐二十八调等。

公元二世纪，中国已经开始有佛教梵呗的传播，公元802年佛教国的骠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王太子舒难陀曾亲率乐队三十二人及舞蹈家来我国访问演出，并赠送乐曲十种，对中国的音乐影响巨大，所以很快地推动了我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唐贞观元年在京城长安第一琵琶大师段善本便是一位杰出的高僧，甘肃敦煌石窟的壁画和浮雕中塑造了数百尊生动地乐僧和伎乐人的图象，在《丝路花雨》舞蹈中“反弹琵琶伎乐天”就是其中杰出的造型之一；在敦煌还发现了后唐明宗时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敦煌琵琶谱》。这些历史事实，均明确的记载于《史记》及其它文献中。

北宋建都东京（今开封市），曾御封大相国寺为“皇家寺院”，在寺内设立僧录司、僧纲司，统辖全国、全省的佛教事务。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领导机构及对外（日本、朝鲜等国）佛教文化往来的中心。

五十年代初期，中州佛教音乐还遍及全省，历次参加省文化系统举办的各类文艺调演或比赛。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波及，使得寺院冷落，而佛教音乐也濒于灭绝。七十年代末，国家宗教政策逐渐得到落实，佛教音乐也象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并蓬勃地发展起来。

三、中州传统佛教音乐与流变

(一)中州传统佛教音乐:即由僧人演奏和演唱于各种佛事、修练及超渡的音乐。在河南以五大寺院为主,如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白云寺、风穴寺等。白马寺:位于洛阳东郊十二公里邙山脚下的洛河岸边,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是汉明帝派遣蔡愔和秦景赴天竺仿求佛法,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内)迁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取回佛经及释迦牟尼象,以白马驮归至洛阳,后建寺传法。是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少林寺:位于登封县城西十公里少石山阴的五乳峰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是孝文帝为印度高僧跋陀传播佛经而建,菩提达摩“面壁”之处,并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在此创建禅宗,被誉为禅宗“祖庭”。二祖慧可也在此久立雪中、断臂求法。寺侧还曾埋葬了从唐到明清的住持僧墓塔二百五十余座,是中国最大的塔林;大相国寺:位于开封繁华的闹市区,始建于北齐天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相王即帝位为睿宗,敕建大相国寺。北宋的东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大相国寺为京城四大寺院之首,钦命为“皇家寺院”,往来僧侣常云集于此。日本真言宗开山祖弘法大师空海、印度王子曼殊宝利,精于戒律,也曾寓居于此,轰动中州;白云寺:位于豫东民权县城关西南二十公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规模宏伟,曾住僧侣八百余人;风穴寺:位于汝州市区东北九公里处,建于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曾沿用香积寺、千峰寺、白云寺等名,寺内悬有宋宣和七年大钟,重近万斤,寺内有七祖塔至今尚存,元明清墓塔七十二座,被誉为河南第二塔林,是

全省保存最完整的寺院建筑之一。其余还有开封祐国寺(铁塔寺)、天清寺(繁塔寺)、登封会善寺、嵩岳寺(大塔寺)、永泰寺、平顶山香山寺、密县超化寺、安阳高阁寺、天宁寺、修定寺、汝阳观音寺、灵山寺、辉县白云寺、博爱县月山寺、武陟县千佛阁、温县慈胜寺、鄢陵县广福寺、濮阳普照寺、南召县丹霞寺、镇平县菩提寺、淅川县香严寺、光山县净居寺等五十余座较大的寺院,星罗棋布满中州。

从寺院规模和性质可分为两种,一为十方常住;二为子孙寺院。十方常住的规模宏伟、僧侣众多,戒律和制度森严,且有雄厚的财产,从前均有较多的田地,现今依靠其风景及古建吸引游客,收入大量的门票及多方赞助,以供寺院维修、建设、庞大机构的支付及往来僧众享用,外来游方和尚可以在此挂单和长期居住,如以上所列举名利多系此类;而子孙寺院的规模小,寺产、田地少,由师徒传经、传艺,传授寺产,一般不留宿外僧,他们与地方绅士关系密切,属地方管辖。

大寺名刹的音乐,一般只有声乐——梵呗,仅用于各种场合的赞佛、礼佛;而子孙寺院则偏重于器乐的演奏,并且文武兼备(包括武术杂技),除每日念(唱)佛经外,还时常出外为世俗放焰口(为施主做超渡亡灵仪式、也叫祝阴寿),还在佛教节日盛典时,到附近大寺去向佛献乐、作法会、筹办水陆道场等。

而大相国寺虽为十方常住,却有其特殊性,它在历史上还拥有庞大的乐队,佛教盛典时常有几百里外子孙寺院的著名乐僧应邀到此参加演奏、献乐。所以形成了以大相国寺为中心的“中州佛教音乐体系”。因而大相国寺音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是中州佛教音乐的缩影,也是中州佛教音乐的代表。在这里所演奏、演唱的佛乐大多庄严、肃穆、古朴,是传统佛教音乐的乐曲。如《驻云飞》、《五声佛》、《朝阳歌》等。